

過度操練的根源

我在二十一歲青春少艾時大學畢業，到港從事教師工作，教的是高中數理化科目。戰後高中學生由於戰時失學，大多超齡。因此高中學生的年齡和我相近，甚至有個別比我還要大。有的高中生也頗有社會經驗，對於我這個入世未深的小子，有時也會開玩笑。有的女學生更由於我的靚靚而故意親近我，看我的狼狽相。

對於男女之情，當年我一竅不通。在大小學時期，並未談過戀愛。我曾說過，我讀的是甚少女生的工學院化學工程系，是個「和尚學系」。

有的女生常常到我的宿舍來，當年學校的老師宿舍，都是集體宿舍，睡的還是碌架床呢。後來我擔任科主任，才分配得一間小小的單人房。

有幾位高年級的女生，年紀頂多小我一兩歲，常常找我問這問那，我也對她們有好感，但就是不敢越雷池一步。

她們後來有的參軍去了抗美援朝，有的回國嫁人。我都記得她們的名字，可惜她們都已過早去世了。

我的妹妹「人細鬼大」，居然要幫我嫁媒。介紹家鄉一位姓卓的女子和我做「朋友」，寄來了照片，女的還來信了。但千里迢迢，這種「盲婚瞎嫁」，我是不接受的。

談到男女之事，我們這一輩還相當保守。看現在的中學生年紀輕輕便談戀愛，拖着手仔上學，未免令人搖頭嘆息。寶馬山有眾多的中學區，有時晨早到賽西湖公園一看，不少上學仍未上課的男女中學生在公園裡談情說愛，但這又是禁止也禁止不來的。

我已離開教學前線逾三十年，不知道現在的中學教師和班主任是如何對青春期的男少女進行「戀愛教育」以至「性教育」的，也許他們有一套新的教育方法吧。

城市少男少女早熟，於今為甚，中學教育應該在這方面有一套教育和引導辦法，教師和班主任都有責任。總的來說，應有正確引導，而不是斷然禁止。

「TSA」風波似有草草收場之勢，說明是無良政客의 炒作，無事生非而已！

「TSA」英文全名是「Territory-wide System Assessment」，中文譯作「全港性系統評估」。這個譯法大有語病，香港「寫字界」（能寫字作文之謂也）前輩對這種「歐化語法」深惡痛絕，在此順道談談。當中的一個「性」實屬多餘，去「性」後變成「全港系統評估」，意義同樣完整。相信這是翻譯老師教壞了學生，好在潘國森從來沒有上過任何學校的翻譯課，沒有被「污染」了。

這個測驗明明白白不是「公開考試」，只是給別有用心之政客扭曲，加上其「友好傳媒」亂說一通，一度造成社會上許多不明真相的人起哄。

某個聲名不甚佳的「教師工會」領導人大力批評「操練文化」，認為「TSA」剝奪了學生遊玩的時間云云。此人故意扭曲了兩件事。第一，「操練」原本是學習的一部分。第二，強迫學生「過度」操練是個別學校管理層和家長的要求，不是教育當局의 責任。試問人類文明社會有哪一門學問、哪一門技能是任何人都不需要操練就可以完全掌握？頂級足球員射罰球時可以一腳將球踢得越過人牆，飛向球門貼近上角入網。在球場上好像易如反掌，這樣的技術，要經過多少次苦苦操練才可以射得這麼準？外科醫生動手術，飛機師

生活語絲

吳康民

「沐浴巨星」：首演電視劇，被導演由遊艇吊出海中中央演水上漂，四句鐘後依然面不改容，攝影師冠她強勁的稱號「燐燐」，這「燐燐」比藥物「偉哥」早誕生一年，她愛這名字夠易記。

淑梅足跡

車淑梅

陳煒別名多難雜，出道之時拍了沐浴露廣告，她開始被稱「沐浴巨星」：首演電視劇，被導演由遊艇吊出海中中央演水上漂，四句鐘後依然面不改容，攝影師冠她強勁的稱號「燐燐」，這「燐燐」比藥物「偉哥」早誕生一年，她愛這名字夠易記。

「戀愛教育」

我在二十一歲青春少艾時大學畢業，到港從事教師工作，教的是高中數理化科目。戰後高中學生由於戰時失學，大多超齡。因此高中學生的年齡和我相近，甚至有個別比我還要大。有的高中生也頗有社會經驗，對於我這個入世未深的小子，有時也會開玩笑。有的女學生更由於我的靚靚而故意親近我，看我的狼狽相。

對於男女之情，當年我一竅不通。在大小學時期，並未談過戀愛。我曾說過，我讀的是甚少女生的工學院化學工程系，是個「和尚學系」。

有的女生常常到我的宿舍來，當年學校的老師宿舍，都是集體宿舍，睡的還是碌架床呢。後來我擔任科主任，才分配得一間小小的單人房。

有幾位高年級的女生，年紀頂多小我一兩歲，常常找我問這問那，我也對她們有好感，但就是不敢越雷池一步。

她們後來有的參軍去了抗美援朝，有的回國嫁人。我都記得她們的名字，可惜她們都已過早去世了。

我的妹妹「人細鬼大」，居然要幫我嫁媒。介紹家鄉一位姓卓的女子和我做「朋友」，寄來了照片，女的還來信了。但千里迢迢，這種「盲婚瞎嫁」，我是不接受的。

談到男女之事，我們這一輩還相當保守。看現在的中學生年紀輕輕便談戀愛，拖着手仔上學，未免令人搖頭嘆息。寶馬山有眾多的中學區，有時晨早到賽西湖公園一看，不少上學仍未上課的男女中學生在公園裡談情說愛，但這又是禁止也禁止不來的。

我已離開教學前線逾三十年，不知道現在的中學教師和班主任是如何對青春期的男少女進行「戀愛教育」以至「性教育」的，也許他們有一套新的教育方法吧。

城市少男少女早熟，於今為甚，中學教育應該在這方面有一套教育和引導辦法，教師和班主任都有責任。總的來說，應有正確引導，而不是斷然禁止。

「TSA」風波似有草草收場之勢，說明是無良政客의 炒作，無事生非而已！

「TSA」英文全名是「Territory-wide System Assessment」，中文譯作「全港性系統評估」。這個譯法大有語病，香港「寫字界」（能寫字作文之謂也）前輩對這種「歐化語法」深惡痛絕，在此順道談談。當中的一個「性」實屬多餘，去「性」後變成「全港系統評估」，意義同樣完整。相信這是翻譯老師教壞了學生，好在潘國森從來沒有上過任何學校的翻譯課，沒有被「污染」了。

這個測驗明明白白不是「公開考試」，只是給別有用心之政客扭曲，加上其「友好傳媒」亂說一通，一度造成社會上許多不明真相的人起哄。

某個聲名不甚佳的「教師工會」領導人大力批評「操練文化」，認為「TSA」剝奪了學生遊玩的時間云云。此人故意扭曲了兩件事。第一，「操練」原本是學習的一部分。第二，強迫學生「過度」操練是個別學校管理層和家長的要求，不是教育當局의 責任。試問人類文明社會有哪一門學問、哪一門技能是任何人都不需要操練就可以完全掌握？頂級足球員射罰球時可以一腳將球踢得越過人牆，飛向球門貼近上角入網。在球場上好像易如反掌，這樣的技術，要經過多少次苦苦操練才可以射得這麼準？外科醫生動手術，飛機師

多別名的陳煒

零五年陳煒在亞視《美麗傳說》中扮演 ANITA（梅艷芳英文名）十分神似，內地立即邀拍電視劇《梅艷芳》，迷倒不少神州觀眾。「本來是一件好事，誰知有人刻意承着這個勢頭，用上我的名字，化上濃妝，四處登台演唱 ANITA 的名曲。我從未想過假藉梅姐之名賺這樣的錢，我不開心，但國家太無法禁止了。」

陳煒不太熱心追求名利，零八八年婚後退出娛樂圈，安心當靚太。「我的丈夫雖然是個工作狂，卻愛回家吃我煮的菜，飯後小兩口簡簡單單地看電視，他會笑得像個孩子，他這種純真，正是我最愛。」實在陳煒愛單純，話說當年拍亞視《英雄之廣東十虎》，竟愛上了劇中歐錦棠飾演的黃澄可，是愛幫助人物的角色。她在片場常常跟着他，拍完後才醒覺，歐錦棠真是個功夫癡，並非她喜愛的類型，最重要對方是有家室之人，這事只好作罷。

欣賞對手，黃秋生人前人後都直言超級欣賞陳煒，這種傾慕已十多廿年，近日在《梟雄》合作，更強調喜歡她的紅唇，又指陳煒似是上世紀二十年代女性的風情，似足他的媽媽，弄得陳煒啼笑皆非。「秋生哥喜歡女性，凡化妝、髮型不許男工作人員近身，好搞笑。他跟鄭則仕「Z」哥不同，他要刪對白，以眼神舉動作交代，好起班。Z 哥會改台詞，用什麼語氣和聲調也會指導，總之跟他們合作就是學習的好時機。」

昨晚無線舉行《萬千星輝頒獎禮》，也是陳煒加盟 TVB 三年首次獲提名「視后」及「最佳女主角」，「往日我以為香港觀眾冷漠，我拍了這麼多劇集，從來沒有人提起，與今天《梟雄》大不同，人人走來叫一聲「桂生姐加油」。今天陳煒推出頭來，艷光四射，只因她由始至今都百分百投入，正如小王子說過：「要用心去看這個世界，我在星上笑，你望見星星也會聽得到。」



陳煒不太熱心追求名利。作者提供

喜糖的變遷

赴同事女兒婚宴，臨散席時，同桌相熟的三個桌友將喜糖都給了我，讓我帶回家給孫女吃。我喜滋滋地回家將四包喜糖放在妻子眼前，妻子狐疑地問我怎麼會一人發四包喜糖，我如實告知，並等着她誇獎我的人緣好。誰知卻受到她一頓數落：「你平常難得赴婚宴不知行情，現在喜糖很少有人吃了，人家不願吃的給你，你還以為撿了便宜。孫女吃糖過多已引起齲齒和口腔潰瘍，平日吃飯也不香，你還嫌不夠嗎？」

一語驚醒夢中人，難怪發喜糖時賓客的反應很淡然，散席時個別賓客將喜糖放在桌上也不帶走。這種現象放在以前可是咄咄怪事。

記得上世紀六十年代末我插隊農村時，適逢一農戶家辦婚事，邀請我們幾個知青去作客，新娘快到夫家時，操持婚禮的生產隊長站在高處抓了幾大把糖果拋撒下來，讓等着看新娘的嘉賓搶着接，由於生產隊長拋撒的角度有偏心，偏重於婦女和小孩，所以大多男嘉賓都兩手空空，我們知青中只有眼明手快的小楊搶到兩粒。儘管拋撒的

糖是一分錢一塊的紅硬糖，總量也不過兩斤左右，卻也營造了一種辦婚事所需要的熱鬧氛圍。也有有的農戶大方，為了喜慶，為了讓來賀喜的人們都分享快樂，婚禮這天，主管分糖的人會給每個來賓分上一兩塊「喜糖」，讓大家都甜甜口沾喜。那時物質匱乏，人們生活條件還很差，糖果是平時生活中較少能享用的食品，因此在婚事中送出的喜糖，很受百姓歡迎，視為珍品。

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人們剛剛告别了完全物質匱乏，生活條件有了一些好轉，辦婚事時發的是不同口味的水果糖，用一個印着喜字的塑料袋裝六塊，那時最時興上海產的大白兔奶糖。我和妻子一九八二年結婚時曾前往上海，想買一些大白兔奶糖發給親友，但囿於經濟能力，難以做到大批量向親朋好友分發大白兔奶糖，便按奶糖顆數和親友數量精心測算買了八斤，與一般水果糖摻在一起發給親友們。當時，大白兔奶糖還是比較奢侈的。因而親友們拆開喜糖袋，看見裡面有兩顆大白兔奶糖時，都欣喜萬分。特別是小孩還立馬驚叫起來，因為那是他們第一次吃到奶糖。

有的孩子把奶糖放在嘴裡慢慢地舔，慢慢地咬，然後又慢慢地吞着口水，吃完奶糖後還捧着大白兔糖紙，細細聞着糖紙上殘留的奶香……也難怪，大白兔奶糖在當時人們的眼裡是寶貴的營養品。

走進了票證成為歷史、物質豐富、人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的年代，人們由溫飽到小康，不再為營養擔憂，而是從健康着想。不少人平時攝入糖過多，以致患上了肥胖症、糖尿病，有些人牙齒脫落、食慾不振、骨質疏鬆，吃糖過多的危害引起了人們的重視。喜糖也不再是人們的最愛。儘管不少新人結婚開始以巧克力代替喜糖，但由於巧克力價格比較貴，全用巧克力代替喜糖的人家並不多，況且一般的巧克力口感也不怎樣，大多人家只是在喜糖裡放上兩塊巧克力，其他的還是什麼夾心糖、軟糖、酥心糖、棒棒糖之類，故發的喜糖人們不輕易地主動去動它。前不久我到一家媒體辦事時，見一位熟悉的編輯辦公桌上放着好多盒喜糖，問為什麼不帶回家，她說因家中有孩子不敢帶回。她說幾乎每個月都有喜糖，除非肚子餓時，她才拆開它尋找幾塊巧克力，一般情況下，就讓它自生自滅。雖然浪費，但也無奈。而過年時的喜糖也一樣無趣，主人不買些喜糖回來招待客人顯得不禮貌，可登門拜年的客人絕少有吃的。有些客人把主人塞在手心的喜糖又悄悄放

回糖盒，有些客人雖然暫時收下了，卻不放進口中，而是帶回家冷處理。喜糖如同「雞肋」，變得很尷尬。

幾天前，我收到一張老友兒子結婚送來的請柬。是日，我準時步入婚宴大廳，按牆上張貼的席位圖找到座位。掃掃桌面，見每個餐盤裡放着一隻看似玩具的小擺設，細細察看，原來是喜糖。中間為圓球狀兩側各一顆品牌高檔巧克力，各式各樣的卡通造型，蜘蛛俠、機動戰士、波麗娃娃、寶寶熊、喜羊羊……打開圓球底部的開關，頓時發出五顏六色的燈光。婚宴開始，宴會廳燈光漸漸暗下，司儀請每個嘉賓打開手中喜糖的開關，瞬間整個宴會廳，閃爍着五彩繽紛的燈光，成了燈的海洋，送去大家給一對新人的祝福。這樣的喜糖就很有創意，既有傳統民俗中的喜糖成分，又有新時代的特徵，不但健康，而且讓人快樂。同時喜糖盒還成了營造婚慶氛圍的道具，成了孩子們愛不釋手的玩具，成了婚慶獨有的紀念品。

誠然，隨着時代的發展和人們健康理念的增強，傳統的風俗習慣也要與時俱進，在操辦喜宴過程中，如何減少喜糖的分量，如何讓喜糖顯得更有創意，如何更符合現代年輕人追求的「潮流」，如何更迎合現代人對健康的需要，無疑是我們認真思考的問題。

七嘴八舌

小臻

「TVB 順應時勢重視觀眾意見，讓年輕人發聲、搞創新，接受挑戰，昇錢一班據稱是網絡紅人，其實也是「百彈齊主」，親自製作節目短片，看看他們又有幾多好創意咁咁巴閉。這個名為《網絡挑戰》的節目近期陸續播出短片，筆者沒有咁咁心全部睇晒，偶然看了幾個，包括講食節目的那集，同肥媽交手，雙方還擦出火花；另一個是講樓市價太貴，叫人睡棺材，同施永青交手，施生 E 好沒爆出血火來，一早頂了呢班人的製作一定以出位言論或構思作賣點，所以沒覺得意外，反而是希望也應睇到既有創意又可行的東西，可惜不多。那就只能按照睇過的節目發言，首先從中完全反映了網民的心態和特性：「任何時候以我為中心，我講的是真理，想做的就做，法律責任，影響後果不是我考慮的，是很多人認同不是考慮之列，製作成本，節目廣告回收也不是考慮之列，但又要求有高薪。」結果相信由他們經營一間電視台的話，肯定很快倒閉。他們認為，節目要接地氣的飲食節目真實。沒錯，節目要真，但不代表「B」之前製作就是電視台應製作適合不同階層的飲食節目。如果是揭穿別人的食物，挖人瘡疤，更隨時惹官司，有必要嗎？市場那麼大，良莠不齊是必然的，電視台不是消費會，如果你是老闆覺得製作成本和時段是否應在此？」

《網絡挑機》搞創新

而且睇時的人多是喜歡睇睇東西，愛纖夢；不一定要你時刻提醒他們，告訴他殘酷的現實。至於沒有能力買樓的人睡棺材是黑色幽默，其實畫面令人不安，偶爾看看也就算了，長期下去該播什麼節目呢？電視台每日要推出不同的新內容、新劇集，如何擔保樣樣精品呢？最可笑是點解有人可以公開承認沒有「B」節目很

翠袖乾坤

余似心

Facebook 創辦人 Mark Zuckerberg 在女兒出生後，寫了一封信給她，信內承諸在有生之年會把他和妻子公共持有的 Oyo、Facebook 股份捐予慈善機構，為世界盡力，為下一代改善環境，用於醫療、教育、打擊貧窮、推動維權、致力減少不平等現象等。他們給女兒這禮物，是西方式的父母愛，是大愛！

網人網事

理美美

難道有人不熟悉自己手下的鍵盤，還真沒準。如果你在此專欄中看過小狸寫的《@之解》，那這個@就別說了。此外，還有，你手下的鍵盤，如果你停下手來仔細端詳一下，就會看清，除了@以外，還真是有不少奇奇怪怪的「符號」。那麼，它們究竟是什麼意思？

有故事的符號

對此，美國沃克斯網站最近就對這些奇怪的傢伙進行了一通認真「科普」——當然，這些只是他們的一星之解：*，這個符號非常簡單，一個小星星。它起源於古希臘。一些學者猜測，它最初是在荷馬史詩《奧德賽》中用來指分割線。不過，還有一些人認為，它最初用於出生日期旁邊，來標記某人是何時出生的。%，這很可能只是一個變化了的分數符號。戴維·尤金·史密斯在《罕見的算術》一書中解釋道，從十五世紀到十七世紀，分數符號「/」，變成今天知道的樣子。它的名稱則很可能起源於意大利文「per cento」（譯為「每百個」）。\$，美元，雖然這個符號很可能是人們最熱愛的符號之一，但它的起源卻難以追蹤。不過美國印刷局曾提供一個有說服力的解釋：它源自代表墨西哥或西班牙比索的「P」，隨着時間的推移，「S」覆蓋在上面，表示複數，變成\$。

為下一代積穀還是積福？

中國父母都怕子女要捱苦，以為有了錢財他們衣食無憂，父母便可以安下心來。儘管一代又一代的許多例子告訴我們「富不過三代」，「爭產無日無之」，也不能改變普遍人根深蒂固的思想。做父母者請靜下來想一想，在巨富心中，什麼是子女最珍貴的禮物？數一數在全球受人尊敬的成功富豪中，多少入靠父業，香港的李嘉誠、微軟的創辦人 Bill Gates、已故蘋果教主 Steve Jobs 等等皆是白手興的家，靠個人的毅力才智賺來財富和榮譽，他們所擁有的較父母高出億萬萬倍。

給予兒女快樂的家庭，讓他們健康成長、接受良好教育、有謀生技能、教導他們一顆向善的心、有正能量的思維、支持他們發展個人抱負，我想這已是最珍貴的財產，足夠他們受用一生。

正如立遺囑捐出所有財產的前巨富余彭年在他深圳的彭年酒店大堂親筆所題的字：「兒子強如我留錢做什麼？兒子弱於我留錢做什麼？」發人深省。

鍵盤真的會大行其道。